

易外別傳

經名：易外別傳。原題古吳石澗道人俞琰述。一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太玄部。參校版本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經部易類（簡稱四庫本）。

易外別傳并敘#1

《易外別傳》者，先天圖環中之祕，漢儒魏伯陽《參同契》之學也。人生天地間，首乾腹坤，呼日吸月，與天地同一陰陽；《易》以道陰陽，故伯陽借《易》以明其說，大要不出先天一圖。是雖《易》道之緒餘，然亦君子養生之切務，蓋不可不知也。圖之妙，在乎終《坤》始《復》，循環無窮。其至妙，則又在乎《坤》、《復》之交，一動一靜之間。愚嘗學此矣，遍閱《雲雙》，略曉其一二，忽遇隱者授以讀《易》之法，乃盡得環中之祕，反而求之吾身，則康節邵子所謂太極，所謂天根月窟，所謂三十六宮，靡不備焉。是謂身中之《易》，今為圖如左，附以先儒之說，明白無隱，一覽即見，識者當自知之。至元甲申八月望日，古吳石澗道人俞琰書。

易外別傳

古吳石澗道人俞琰述

太極

邵康節曰：心為太極。

朱紫陽曰：太極，虛中之象也。

先天圖

《參同契》云：終《坤》始《復》，如循連環。邵康節詩云：自從會得環中意，閑氣胸中一點無。又云：乾遇巽時觀月窟，地逢雷處看天根。天根月窟閑來往，三十六宮都是春。

愚謂：月窟在上，天根在下，往來乎月窟、天根之間者，心也。何謂三十六宮？乾一、兌二、離三、震四、巽五、坎六、艮七、坤八是也。三十六宮都是春，謂和氣周流乎一身也。如此則三十六宮不在紙上，而在吾身中矣。是道也，邵康節知之，朱紫陽知之，俗儒不知也。

邵康節《皇極經世書》云：先天圖者，環中也。愚謂：人之一身，即先天圖也。心居人身之中，猶太極在先天圖之中。朱紫陽謂中間空處是也。圖自《復》而始，至《坤》而終，終始相連如環，故謂之環。環中者，六十四卦環於其外，而太極居其中也。在《易》為太極，在人為心；人知心#2為太極，則可以語道矣。

又云：冬至之後為呼，夏至之後為吸，此天地一歲之呼吸也。

朱紫陽曰：天地間只是一氣，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，只是一箇呼吸；呼是陽，吸是陰。愚謂：冬至後自《復》而《乾》，屬陽，故以為呼；夏

至後自《娠》而《坤》，屬陰，故以為吸。呼乃氣之出，故屬冬至之後；吸乃氣之入，故屬夏至之後。大則為天地一歲之呼吸，小則為人身一息之呼吸。《參同契》云：龍呼於虎，虎吸龍精。又云：呼吸相含育，佇息為夫婦。蓋以呼吸為龍虎，為夫婦。千經萬論，譬喻紛紛，不過呼吸兩字而已矣。

又云：一動一靜，天地之至妙者歟。一動一靜之間，天地人之至妙者歟#3。

朱紫陽曰：圖之左屬陽，右屬陰。愚謂：圖左自《復》至《乾》，陽之動也；圖右自《詬》至《坤》，陰之靜也。一動一靜之間，乃《坤》末《復》初陰陽之交，在一歲為冬至，在一月為晦朔之間，在一日則亥末子初是也。孟康曰…子之西，亥之東，其中間也。愚謂：五身之乾、坤內交，靜極機發，而與天地之機#4相應，是誠天地人之至妙者也#5。

又云：寂然不動，以其無陽，《坤》之象也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陽動于中，《復》之義也。

愚謂：寂者，靜之極也，是為純陰之《坤》；感者，動之初也，是為陽生之《復》。寂感之間，即一動一靜之間也。

又云：無極之前，陰含陽也。有象之後，陽分陰也。

朱紫陽曰：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，自《娠》至《坤》是陰含陽，自《復》至《乾》是陽分陰，《坤》、《復》之間乃無極。袁機仲曰：朱子謂《坤》、《復》之間乃無極，其論察矣。又詩云：忽然夜半一聲雷，萬戶千門次第開。若識無中含有象，許君親見伏羲來。無中含有象，即是《坤》、《復》之間，無極而太極也。邵子之學，非朱子孰能明之？

又《冬至吟》云：冬至子之半，天心無改移。一陽初動處，萬物未生時。玄酒味方淡，大音聲正希。此言如不信，更請問庖犧。又云：何者謂之機，天根理極微。今年初盡處，明日起頭時。此際易得意，其間難下辭。人·能知此意，何事不能知。又和魏教授詩云：

讀書每到天根處，長懼諸公問極玄。

朱紫陽曰：子之半是未成子，方離於亥之時。又曰：一陽初動處，在貞元之間。愚謂此處正是造化之真機。程伊川曰：若非竊造化之機，安能長生至哉言乎？

又《恍惚吟》云：恍惚陰陽初變化，氤氳天地乍迴旋。中間些子好光景，安得功夫入語言#6。

愚謂：康節此詩，泄盡天根之極玄，苟非親造恍惚之境，實詣氤氳之域，安知其為極玄哉？

先天六十四卦直圖

《乾》上《坤》下，天地之定位也。《坎》、《離》得《乾》、《坤》之中，故居中#7。

邵康節《皇極經世書》云：天地之本，其起於中乎，是以《乾》、《坤》屢變，而不離乎中也。

又云：自下而上謂之升，自上而下謂之降。升者，生也；降者，消也。故陽生於下，陰生於上，是以萬物皆反生也。

又云：陰生陽，陽生陰；陰復生陽，陽復生陰，是以循環而無窮也。

又《乾坤吟》云：道不遠于人，乾坤只在身。誰往#8天地外，別去覓乾坤。

愚謂：《乾》、《坤》，陰陽之純；《坎》、《離》，陰陽之交。《乾》，純陽為天，故居中之上；《坤》，純陰為地，故居中之下。《坎》，陰中含陽，為月；《離》，陽中含陰，為日，故居《乾》、《坤》之中。其餘六十卦，自《坤》中一陽之生，而至五陽，則升之極矣，遂為六陽之純《乾》；自《乾》中一陰之生，而至五陰，則降之極矣，遂為六陰之純《坤》。一升一降，上下往來蓋循環而無窮也。天地人身亦如此。子時氣到尾間丑、寅在腰間，在泥丸，未、申、酉在胸膈歸於腹中，此一日之升降然也。息亦然，吸則自下而升于上，上而降于下。在天則應黑，而指子、午；在地則應潮，而如子、午。子、午，蓋天地之中也。《同契》云：合符行中。又云：不失中。又云知吾身之中，乾、坤不在天地得夫圓機之士，而與之言身中之乾、坤而極論身中之中哉呼□

地承天氣圖

《易》曰：至哉坤元天萬物資生，乃順承承天。

《參同契》云：恆順地理順承人布宣。

愚謂：人之元氣藏於腹，猶萬物藏於坤；神入地中，猶天氣降而至于地；氣與神合，猶地道之承天。天地以此而生物，吾身以此而產藥。《太玄經》云：藏心于淵，美厥靈根。與此同旨。

月受日光圖

邵康節曰：月體本黑，受日之光而白。

愚謂：日為太陽，月為太陰。月本無光，月之光乃日之光也。陽明陰暗，陽稟陰受，故太陰受太陽之光以為明。人之心為太陽，氣海猶太陰。心定則神凝，神凝則氣聚；人能凝神入於氣中，則氣與神合，與太陰受太陽之光無異。

先天卦乾上坤下圖

後天卦離南坎北圖

邵康節曰：神統於心，氣統於腎，形統於首；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，三才之道也。

愚謂：人之一身，首乾腹坤，而心居其中，其位猶三才也。氣統於腎，形統於首，一上一下，本不相交，所以使之交者神也。神運乎中，則上下混融，與天地同流，此非三才之道歟？夫神守於腎，則靜而藏伏，坤之道也；守於首，則動而運行，乾之道也。藏伏則妙合而凝，運行則周流不息。妙合而凝者，藥也。周天不息者，火也。

《陰符經》云：機在目。

邵康節曰：天之神發乎日，人之神發乎目。

愚謂：目之所至，心亦至焉，故內鍊之法，以目視鼻，以鼻對臍，降心火入于氣海，蓋不過片飽功夫而已。

乾坤坎離圖

天地日月圖

《易》曰：乾為天，坤為地，離為日，坎為月。又曰：乾為首，坤為腹。

《太玄經》云：陽氣潛萌于黃宮。《黃庭經》云：子欲不死修崑崙。

又云：出日入月呼吸存。

愚謂：首居上而圓，諸陽之所會，乾天之象也，故《易》以乾為首。崑崙在西北乾位，故《黃庭經》以乾為崑崙。腹居下而中虛，八脈之所歸，坤地之象也，故《易》以坤為腹。天玄而地黃，故《太玄》以坤為黃宮。日生于東，月生于西，故《易》以離為日，坎為月。呼吸出入，升降上下，往來元窮，故《黃庭》以呼吸為日月。或以兩目為日月，非也。兩目僅有日月之形，無日月之用。

八七九六圖

木火金水圖

《參同契》云：九還七返，八歸六居。又云：七八數十五，九六亦相應。又云：金水合處，木火為倡。四者渾沌，列為龍虎。

愚謂：六、七、八、九，乃水、火、木、金之成數。木數八，屬東；火數七，屬南。木自東而升，則與火為倡於南矣。金數九，屬西；水數六，屬北。金自西而降，則與水合處於北矣。丹家有所謂赤龍黑虎者，東方蒼龍七宿運而之南，則為赤龍；西方白虎七宿運而之北，則為黑虎，無非譬喻身中之呼吸。究而言之，何龍虎之有？何金、水、木、火之有？何七、八、九、六之有？皆譬喻耳。或疑九、七、八言還、返、歸，六獨言居，得無異乎？曰：六居北不動，三方之還、返、歸，皆聚于北，故言居也。

乾坤交變十二卦循環升降圖

《乾》上《坤》下，吾身之天地也。《泰》左《否》右，吾身天地之升降也。《復》非十一月，亦非夜半子時，乃身中之子也。《娠》非五月，亦非日中午時，乃身中之午也。張悟真云：《否》、《泰》交，則陰陽或升或降。蓋謂身中之《泰》、《否》#11。

坎離交變十二卦循環升降圖

《坎》北《離》南，吾身之水火也。《既濟》東、《未濟》西，五？身水火之升降也。《屯》居寅，《蒙》居戌，五。身之火候也。寅非平旦，寅乃身中之寅；戌非黃昏，戌乃身中之戌。張悟真曰：《屯》、《蒙》作，動靜在朝在昏。蓋謂身中之《屯》、《蒙》。

屯胎豕二卦反對一升一降圖

既濟未濟反對一升一降圖

《參同契》云：朔旦《屯》直事，至暮《蒙》當受。晝夜各一卦，用之依次序。《既》、《未》至昧爽，終則《復》更始。日辰為期度，動靜有早晚。春夏據內體，從子到辰巳。秋冬當外用，自午訖戌亥。

愚謂：《參同契》以《乾》、《坤》為鼎，《坎》、《離》為藥，因映其餘六十卦為火候；一日有十二時，兩卦計十二爻，故日用兩卦，朝《屯》則暮《蒙》，朝《需》則暮《訟》，以至《既濟》、《未濟》一也。《屯》倒轉則為《蒙》，有一升一降之象。《屯》自內而升，為朝，為晝，為春、夏；。《蒙》自外而降，為暮，為夜，為秋、冬。諸卦皆然。夫以六十卦分布為三十日，以象一月？然遇小盡，則當如之何？蓋比喻耳，非真謂三十日也。或以此為閉目數息之法，則不勝其煩且勞矣。豈至簡至易之道#12哉？

周易參同契金丹鼎器藥物火候萬殊一本之圖

惟斯之妙衍兮，審諦不誑語。

傳於億世後兮，昭然而可考。

煥若星經漢兮，黃如水宗海。

思之務令熟兮，反覆毗#13上下。

千周藥彬彬兮，萬遍將可暗。

神明或告人兮，心靈忽自悟。

探端索其緒兮，鈴得其門戶。

天道無適莫兮，常傳與賢者。

右係校正彭真一《明鏡圖》，略加增損而成九環。

《易》曰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

胡安定曰：天之形，望之其色蒼然。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，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，狀如倚杵，此天之形也。言其用，則一晝夜之間，几行九十餘萬里。

夫人之口一呼一吸，謂之一息。一息之間，天已行八十餘里。人之一晝一夜，而天行九十餘萬里，則天之健用可知矣。

又曰：人之神氣，萃之則生，散之則亡。天有剛陽之氣運行不息，故天體常存也。

愚按《參同契》云：關撻有低昂兮，周天遂奔走。關柱，謂南北二極；周天，謂二十八宿；奔走，謂運行也。天形如彈丸，周匝口運轉，晝夜不停；其南北兩端，一高一下，乃關撻也。人身亦然，上有天關，下有地軸。若能迴天關，轉地軸，則上下往來，一息一周天也。

愚又按《參同契》云：循據坡璣，升降上下。環璣，斗也。天以斗為機，人以心為機。心運於身中，猶斗運於天中。

愚又按《陰符經》云：觀天之道，執天之行盡矣。蓋人道與天道一也。人能收視返聽，藏心於淵，馭呼吸之往來，周流不息，則與天道同運，而天行之機吾得而執之矣。雖然，天之道可以觀，天之行未易執也。孰能執之？唯虛心者能執之。

《易》曰：君子黃中通理；正位居體，美在其中；而暢於四支，發於事業，美之至也。

徐進齋曰：丹家亦取此義。

魏伯陽《參同契》謂：黃中漸通理，潤澤達肌膚。但作用不同，此為義理存養，皆天公諸天也；彼為血氣保固，由人私諸己也。

愚謂：《參同契》之說，不過借《易》道以推明己意，其間引用《易》中之辭，未必皆取本文之義，蓋《易》與天地相似，人身亦與天地相似，是故魏伯陽假《易》以作《參同契》。黃中，指身中之黃道。

《易》曰：不遠復，元祇悔，元吉。

朱紫陽曰：《老子》云：治人事天，莫若嗇。夫惟音，是謂早服。早服謂之重積德。被他說得曲盡。早服者，言能圖則不遠，而復便在此也。重積德者，言先已有所積，復養以音，是又加積之也。如修養者，此身未有所損失，而又加以嗇養，是謂早服。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，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，不得謂之重積矣，所以貴早服；早服者早覺，未損而嗇之也。如某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，束扶西倒，雖欲修養，亦何能有益耶？今年得蔡季通書說，近來深曉養生之理，盡得其法，只是城郭不完，無所施其功也。看來是如此。

愚按曾至游《集仙傳》云：周從，泗州人也，徐神翁深重之，曰：我少而婚，是人幼得道，其神全，吾不及也。如周從者，其亦《老子》所謂早服而重積者歟。

愚又按《素問》云：丈夫八歲腎氣實，髮長齒更；二八腎氣盛，天癸至

，精氣溢瀉#15陰陽和，故能有子；三八腎氣平均，筋骨致強，故真牙生而長極；四八筋骨隆盛，肌骨滿壯#16，五八腎氣衰，髮墮齒槁；六八陽氣衰竭於上，面焦#17，髮鬢頰白#18；七八肝氣衰，筋不能動，天癸竭，精少腎藏衰，形體皆極；八八則齒髮去。又云：上古之人，其知道者，法於陰陽，和於術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，故能形與神俱，而盡終其天年，度百歲乃去。今時之人不然也，以酒為漿，以妄為常，醉以入房，以欲竭其精，以耗散其真，不知持滿，不時御神，務快其心，溺於生樂，起居無節，故半百而衰也。愚謂：人至於老則多忘，神昏故也。動則疲倦，氣衰故也。內鍊之道，以神氣為本。神昏氣衰，則以何者為本？

《易》曰。水清至，習坎。

愚按《靈樞經》云：日、行二十八宿。人經脈上下、左右、前後二十八脈，周身十六丈二尺，以應二十八宿。漏水下百刻，以分晝夜。故人一呼，脈再動，氣行三寸；一吸，脈亦再動，氣行三寸。呼吸定息，氣行六寸；十息，氣行六尺。日行二分，二百七十息，氣行十六丈二尺，氣行交通于中，一周于身，下水二刻。日行二十五分，五百四十息，氣行再周于身，下水四刻。日行四十分，二千七百息，氣行十周于身，下水二十刻。日行五宿二十分，一萬三千五百息，氣行五十營于身，水下百刻。日行二十八宿，漏水皆盡，脈終矣。凡行八百一十丈也。

又云：氣之行，如水之流，如日月之行不休，故陰脈營其藏，陽詠營其府，如環之無端，莫知其紀，終而復始。

愚謂：人身氣血，常常流通則安，一有壅滯則病。內鍊之道，息息相繼，如水之清至，而其流相續，則真氣上下灌注，亦如水之流通也。

《易》曰：坎為水，為月；離為火，為日。

項平庵曰：心以坎為體，離為用，放心欲虛而澄；腎以離為體，坎為用，故丹田欲實而溫。《損》、《益》皆三陽、三陰之離，《損》之火上飛，《益》之火下伏。又曰：離體之火上騰，故損；離體之火下駐，故益。愚謂：內鍊之道，至簡至易，唯欲降心火入于丹田耳。丹田在臍之後，腎之前，正居腹中。丹家諱言心、腎，謂心、腎非坎、離，蓋指呼、吸為坎、離。殊不思呼、吸乃坎、離之用，心、腎乃坎、離之體。人之一身，心為之主，故獨居中；腎為之基，故獨居下。丹家不言心、腎，而言身、心，身即腹也，腎在其中矣。豈可捨腎哉？腎屬水，心屬火，火入水中，則水火交媾，如晦朔之間日月之合璧。

《易》曰：山澤通氣。又曰：二氣感應以相與。

愚按《參同契》云：自然之所為兮，非有邪偽道；若山澤氣相吞兮，興雲

而為雨。蓋人身之陰陽，網緼交結于丹田，則升于泥丸，清然如雲化為甘澤。陳希夷詩云：倏爾火輪煎地脈，愕然神溝湧山椒。與此同旨。神漢出《列子》，嘗謂山澤之氣相通由其虛也。唯虛也，故二氣感應以相與；不虛則窒而不通，安能相與？內鍊之道，貴乎心虛，心虛則神凝，神凝則氣聚，氣聚則興雲為雨，與山澤相似。《離騷·遠遊篇》云：道可受兮，不可傳；其小無外兮，其大無垠；毋滑而魂兮，彼將自然；一氣孔神兮，於中夜存；虛以待之兮，無為之先。朱紫陽注云：蓋廣成子之告黃帝不過如此，實神仙之要訣也。

《易》曰：一闔一闢謂之變，往來不窮謂之通。

程伊川曰：涵養之道，出入之息者，闔闢之機而已。又曰：闔闢往來，見之鼻息。

張橫渠曰：人之有息，蓋剛柔相摩，乾、坤闔闢之象也。

朱紫陽《調息箴》云：氤氳開闔，其妙無窮，誰其尸之不幸之功？

愚按《參同契》云：二用無爻位，周流行六虛。往來既不定，上下亦無常。幽潛淪匿，變化於中。二用，九、六也；六虛，卦之六畫也，以喻一呼一吸。往來上下，久之則神凝息定，所以成變化也。呼則氣出，陽之闔也；吸則氣入，陰之闔也。蓋人身之陰陽，與天地之陰陽相似，若能御呼吸於上下，使之周流不息，則闔闢往來之妙，盡在吾身中矣。或曰：大有大闔闢，小有小闔闢；一息之闔闢，即一刻之闔闢；一刻之闔闢，即一時之闔闢；一時之闔闢，即一日之闔闢；一日之闔闢，即一月之闔闢；一月之闔闢，即一年之闔闢；以至一世之闔闢，一元之闔闢，萬古之闔闢，其理一也。

《易》曰：日往則月來，月往則日來，日月相推而明生焉。寒往則暑來，暑往則寒來，寒暑相推而歲成焉。

程伊川曰：《易》中只是言反復、往來、上下。愚謂：丹家之書，廣譬曲喻，亦只是言反復、往來、上下，外此皆邪說妄行，非真要自然之道也。愚按《文子》云：流水之不腐，以其逝故也；戶樞之不蠹，以其運故也。文子，計然也，周時人，老子之弟子也。人身氣血，亦欲其往來流通。一不流通，小則為癢，大則為癢、疽。痴者，節也。癱者，壅也。疽者，阻也。愚又按《子華子》云：古之知道者，築壘以防邪，疏源以毓真；深居靜處，不為物櫻；動息出入，而與神氣俱；魂魄守戒，謹窒其兌；專一不分，真氣乃存；上下灌注，氣乃流通，如水之流，如日月之行而不休；陰營其藏，陽固其府，源流汕汕，滿而不溢，沖而不盈。夫是之謂久生。《子華子》，程本也，孔子與之傾蓋而語者也。人身氣血，往來循環于上下，晝夜不停，猶江河之水相似，人但見江河之水東流至于海而不竭，殊不知名山大川孔穴皆相通也。豈不見廬山瀑布乎？晝夜傾注不絕，何也？水由地中行，蓋往來相循環也。日月之行亦然，隨

天之旋，一出一入，往來不窮。人知吾身自有日月，則往來不窮之妙只在五p身，而不又索之高遠矣。《醫書》云：人身有任、督上脈。任脈者，起於中極之下，以上毛際循腹裏，上關元至咽喉，屬陰脈之海。督脈者，起於下極之臉，並於脊裏，上至風府入腦，上顛循額至鼻柱，屬陽脈之海。所以謂之任脈者，女子得之以妊養也；謂之督脈者，以其督領經脈之海也。鹿運尾間，蓋能通其督脈者也；龜納鼻息，蓋能通其任脈者也。人能通此二脈，則百脈皆通。《黃庭經》云：皆在心內運天經，晝夜存之自長生。天經乃吾身之黃道，呼吸往來於此，即任、督二脈是也。右《易外別傳》一卷#19，為之圖，為之說，披闡先天圖環中之極玄，證以《參同契》、《陰符》諸書，參以伊川、橫渠諸儒之至論，所以發朱子之所未發，以推廣邵子言外之意。愚雖弗暇專志從事於斯，而丹之妙用非苟知之，益嘗試之者#20也，故敢直指方士之所斬，以破學者之惑。嘗慨夫世所傳丹家之書，庾辭#21隱語，使覽者無罅縫可入，往往目眩心醉而掩卷長嘆，如蔡季通、袁機仲嘗與朱子共訂正《參同契》矣，雖能考其字義，然不得其的傳，未免臆度而已。愚今既得所傳，又何忍緘嘿以自私。乃#22迷是書附於《周易集說》之後，而名之曰《易外別傳》，蓋謂丹家之說，雖出於《易》，不過依倣而託之者，初非《易》之本義也。丹道之大綱要領，予於是書言之悉矣。丹道之口訣細微，則具載於《參同契發揮》三篇，茲不贅云。林屋洞天石澗真逸俞瑛玉五史書#23。

右《易外別傳》一卷，先君子之所著，而附於《周易集說》之後者也。先君子嘗遇隱者，以先天圖指示邵子環中之極玄，故是書所著，發明邵子之學為多。近刊《陰符經解》，兒楨請以是藥繕寫同錢諸梓，併《沁園春解》，三書共為一帙，將與四方高士共之，因請總名之曰《玄學正宗》云。至正丙申春正月，男仲溫百拜謹誌。

易外別傳竟

#1據四庫本，在《易外別傳并叙》前有清代吳城的序言，其後又附有明代董傳策所題的《易外別傳引》。因底本言稱『并叙』，而實僅有俞瑛自序一篇，故特此說明。

#2『人知心』，原作『人之心』，鋸四庫本改。

#3『至妙者歟』，原作『至妙至妙者歟』，疑衍『至妙』二字，今據四庫本刪。

#4『機』，四庫本作『極』。

#5『至妙者也』，原作『至妙至妙者也』，據四庫本刪『至蚊』二字。

#6『語言』，原作『語言有』，疑衍『有』字，今鋸四庫本刪。

#7自『乾上坤下』至『故居中』，此一小段，四庫本缺。

#8『誰往』，四庫本作『誰能一』。

#9『統』，四庫本作『通』。

#10『混融』，四庫本作『渾融』。

#11『泰否』，四庫本作『否泰』。

#12『之道』，原脫，據四庫本補。

#13『眼』，四庫本作『眠』；而鋸諸家《參同契》注本，宜作『視』字。

#14『匝』，原作『市』，據四庫本改補。

#15『溢瀉』，原作『溢寫』，據四庫本改。

#16『滿壯』，四庫本作『壯滿』。

#17『面焦』，原作『回焦』，據四庫本改。

#18『頰白』，四庫本作『須白』。

#19自『右易外別傳一卷』至『仲溫百拜謹誌』，底本此部分文字與《易外別傳》正文之間原有《玄牝之門賦》一篇，疑是錯置，今據四庫本調正。

#20『者』，據四庫本補。

#21『庾辭』，四庫本作『廈辭』。

#22『乃』，四庫本作『迺』。

#23自『丹道之大綱要領一至『俞淡玉吾叟書』幾句，四庫本略作『其詳載于《參同契發揮》三篇，茲不贅云。石澗俞琰書。』